

■13、14版

深度解读

## 吕福克的苦吟与推敲： 以翻译为径展示诗意中国

□ 张 杨

德国汉学家、翻译家吕福克是当代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唐诗德译者之一。在笔者对他进行的一次访谈中,吕福克称自己与唐诗的结缘纯属“偶然”。

在大学期间,他学的是日耳曼语言文学、英国语言文学以及比较文学,本打算毕业后去中学任教,却在西班牙学习时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的留学生对他进行的汉字启蒙而开始学习现代汉语。后获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奖学金,于1975年赴北京留学。其时,在西德汉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日益成为主流,继续从事中国古典诗歌译介和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对此感到“有点遗憾”的吕福克,便开启了自己延续至今的唐诗翻译之旅。

### 唐诗翻译“三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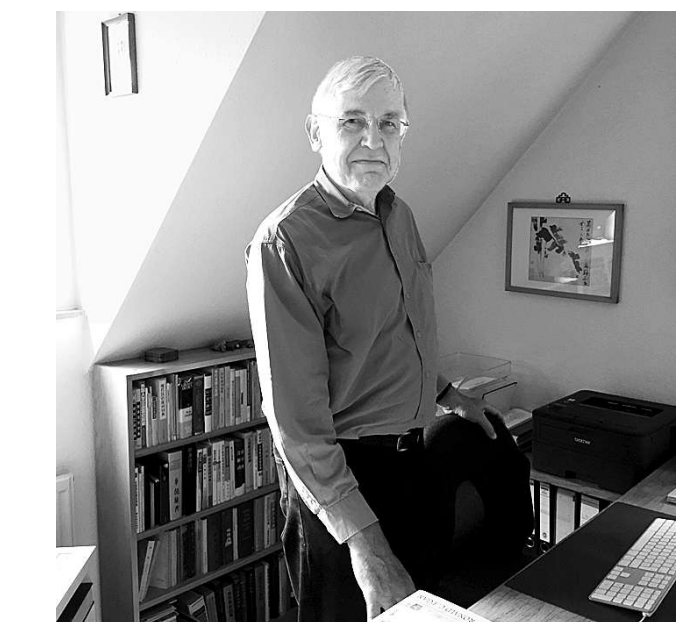
1991年,吕福克的译诗集《丝线——唐朝诗歌》出版,这是清人蘅塘退士孙洙辑选的《唐诗三百首》(1763—1764)的首个德语版,管见所及,也是迄今唯一一个德语全译本。全书共收录译诗318首,绝大部分出自吕福克之手,此外,还采用了德国汉学家德博、德国诗人人特·艾希、奥地利汉学家施华兹和德国诗人洪涛生的译文,共12首。不过,与孙洙按照诗体将所译诗分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等六大类不同,吕福克将译诗先按照诗人进行归类,再大致按诗人的生卒年代进行排序。如此改动的原因或在于,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按照诗体分类过于专业,以诗人为关键词来排列也更符合其阅读习惯。

在《丝线》基础之上,吕福克于2009年出版了第二部唐诗译集《丝扇——中国古典诗歌》。该诗集收录了《丝线》中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杜牧、李商隐等唐代八大诗人的作品,并对相关译文和注释略做修订和删减。吕福克的第三部唐诗译集源自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一次合作。2014年,应该出版社之邀,他参与了名为“大中华文库”的重点出版项目并承担了其中《唐诗选(汉德对照本)》(2016)的翻译工作。与《丝线》和《丝扇》类似,《唐诗选》也主要以《唐诗三百首》为蓝本,其中有122首均出自这一受欢迎度和传播度都极高的唐诗选集。因此,吕福克的多数翻译亦直接采用《丝线》中的译文,或对其稍做修改后收入诗集,有25首为他专为《唐诗选》所译,余下的则选用了包括佛尔克、贝托尔特·布萊希特、施华兹、德博、艾希、歌德、拉费尔·凯勒、洪涛生等八位德、奥、瑞诗人、文学家或汉学家的译文。

### 译诗非易事

相较于中国典籍、小说和戏剧等,诗歌这一体裁在欧洲的传播和接受明显要晚得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诗歌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难译的一种。因仿作中国诗歌而闻名的德国诗人汉斯·贝特格曾言,翻译中国诗歌如同“荒唐的冒险”,通过翻译“不知要不得不得失去多少中国诗歌的光彩和美妙”;德国汉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葛禄博坦言,翻译就如同给唐诗穿上了件陌生外袍,终究或多或少有着缺陷,难以充分体现原诗的真正魅力。尽管如此,吕福克仍意识到了诗歌这一体裁对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在《丝扇》后记和《唐诗选》前言中均写道:“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个文明像中国这刻有诗歌艺术的烙印,诗歌也从未在哪个社会拥有过如此崇高的地位”,并且,就对世界文学的贡献而言,诗歌在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学体裁中亦独占鳌头。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有了“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从而走进了唐诗构筑的大千世界,并借翻译之笔向西方读者描绘诗意中国。

在《丝线》后记中谈及诗歌翻译时,吕福克认为,任何翻译与原



吕福克

张杨摄

作间都无法达到完全的一致,但即便有了这样的认识,也无法摒弃译者的任务——帮助充满好奇心的、不想让自己的世界为母语或艰涩难懂的外语所限的读者去拓宽眼界;另外,若无译者助力,也无法实现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的过渡。对“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确立和流传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德国文学魁首歌德,曾在彼得·佩林·汤姆英译的基础上创作出了四首德文组诗,其中就涉及据传为唐玄宗的梅妃江采蘋所作的《谢赐珍珠》以及唐代女诗人开元宫人的《袍中诗》,这或可算作最早的唐诗德译尝试。在这样的关联中,《唐诗选》收录歌德所译的《谢赐珍珠》也就不不足为怪了。

纵观唐诗德译本,我们大致可观察到三种翻译风格:第一,以准确性为最高原则的行间对译,力图准确传递内容,却难以再现诗歌的形式美;奥地利汉学家查赫是其典型代表;第二,带有强烈创作色彩的仿作,提炼原诗的意象、情景进行再创作,以诗歌形式再现,但往往与原诗相去甚远,如德国诗人贝特格和克拉邦德;第三,内容与形式兼顾的折中风格,译诗内容尽可能地接近原诗,且尽可能地使内容带有中国诗歌特色的形式呈现于读者面前,代表人物如德国汉学家德博及其弟子吕福克。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兼顾并非易事,这要求译者既要有扎实的中文基本功和古诗词知识,又能游刃有余地驾驭德语进行诗歌创作。在接受笔者访谈时,吕福克曾言,律诗是唐诗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体,其名称中的这个“律”字就代表着法律和规则,该诗体有着严格的格律,多为五言或七言,即每行五或七个汉字,若按散文体来翻译呈现,则难以让西方读者通过译诗来感知诗歌的真正形式。为此,他尝试尽量用音步去对应诗行中的汉字。在西方诗律学中,音步是一句诗节奏与韵律的基本单位,德语诗歌中的音步由重读音节(扬)和非重读音节(抑)组成。在翻译杜甫的五律《春望》时,吕福克就将其处理成了一首几乎通篇为五音步抑扬抑格的德文诗。如“国破山河在”的译文中,“轻音-重音-轻音”组成的抑扬抑格音步反复出现五次,构成五个音步,正好对应此句中的五个音节/汉字。就韵而言,原诗中的“深”“心”“金”“警”压平声韵脚,而译诗也以“-t”韵再现了原诗隔行入韵的特征。由此,德语译文读来也有音韵和谐之美。正因对传递唐诗形式美方面的重视,吕福克历时15年才完成了《丝线》,他笑称自己如苦吟诗人贾岛一般,有时也会为一个词而推敲斟酌再三。

除了韵律方面的规定之外,唐诗中还常常出现对仗,律诗更是有明确的对仗规定。要在不害“义”且兼顾韵脚的同时以对仗译对仗,这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唐诗选》中,就不乏译者匠心独具的对仗处理。例如,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首二句“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相对成联,形容边塞之苦寒,烘托月下之思,译文中,通过地点说明语相对,名词相对和形容词同级比较相对,亦近乎完美地呈现了这种对起而互应的艺术特色。

### 注释副文本里的宝藏

副文本是构建译文本整体性不可或缺的因素,包括译者序、跋、献词、致谢、注释、插图、附录等,对于正文部分译文而言发挥着补充和阐释作用,同时也是一种阐释限定。唐诗外译,是将唐诗文本从与之密切关联的文化语境传递到异文化语境的过程,为实现这一传递,译者通常会借助于副文本。吕福克在自己的三部唐诗译集中,均在前言或后记介绍了与理解唐诗相关的知识,主要涉及诗歌在中国的地位与功能、时代背景、中国诗歌的审美价值、诗歌翻译的障碍与策略。此外,他还特别看重注释对于诗歌文本理解的辅助作用,认为没有注解的德语版中国诗歌选集是绝对不可行的。

如前文所述,以中德合作为特色的《唐诗选》,由于所涉目标读者群不同,中德文的译注亦呈现出差异。经笔者梳理发现,与中文译注相比,吕福克的德文注释常常不乏中西对比或类比之笔。例如,针对唐玄宗《傀儡吟》(一作梁铤《咏木老人》)“还似人生一梦中”一句,吕福克在注释中指出,人生如梦的感知对于西方人而言并不陌生(如西班牙诗人、剧作家卡尔德隆·德·巴尔卡的人生如梦),而在中国,这一主题可追溯至道家哲学(主要是庄子)的影响。又如,在白居易《长恨歌》的注释中,吕福克借用法语词“femme fatale”(可译作“红颜祸水”)来形容倾国倾城的杨贵妃,并补充道,据说这位大名鼎鼎的美人并非很苗条,从体态来讲或许更像是巴洛克画派代表人物彼得·保罗·鲁本斯笔下那珠圆玉润的女性形象,由此,盛唐时期尚丰腴之美的审美取向便能生动形象地呈现在西方读者的头脑中了。

作为我国古典诗歌艺术高峰,唐诗凝练精工、含蕴隽永,其中大量存在着的人、物、事、景、俗的意象以及诗人在创作时信手拈来的典故,往往以高度凝练的语言传递出易在同源文化受众中唤起共同联想和情感的文化内涵。意象和典故与各民族

的文化相融相生,就使得语际间的传递和翻译对于译者而言往往是棘手之处。对此,吕福克仍循以往以注释来进行阐释。例如,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和王昌龄《闺怨》中均出现了柳的意象,评注中译者专门提到,“柳”“留”谐音,因此在古代,中国人与亲友分别时有折柳相赠的习俗以示挽留,“客舍青青柳色新”便是对别情的烘托,“柳”也会让人忆起与亲友和挚爱之人的离别而触动离愁,这才有“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在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一诗的译文中,吕福克将“知音”译为“有艺术鉴赏力的朋友”,并在注解中指出,与古琴相关的几乎都是在影射伯牙和子期,随后还引用了德国汉学家、音乐学家曼多墨在《琴——中国古典弹拨乐器》(1985)一书中所译的“知音”典故,有了这样的认知辅助,读者便能顺理成章地理解“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的含义了。

吕福克的注释副文本亦多处涉及唐诗西传的典型个案。前文提及《唐诗选》收录了歌德所译的《谢赐珍珠》,吕福克在评注中介绍道,该译诗或许是中国抒情诗最早的德语翻译之一,歌德并不懂中文,参考的是法语和英语的译文。诗僧寒山《出生三十年》的译文出自德博之手,在对诗人的评注中,吕福克提及,因加里·斯奈德等美国“垮掉的一代”的著名诗人所掀起的“寒山热”,寒山诗在西方甚至比在中国享有更高的知名度。

从《丝线》到《丝扇》再到《唐诗选》,吕福克在唐诗翻译之路上孜孜不倦、笔耕不辍。他像一位戴着镣铐的舞者,用“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严谨态度,力求尽可能贴近现实地向德语世界读者传递诗意中国;又如一位中德文化之间的架桥人,以翻译为径,助力唐诗这颗中国文学遗产中的璀璨明珠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熠熠生辉。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8月29日,国际奥委会前主席、比利时人雅克·罗格因病去世,享年79岁。

从2001年至2012年,罗格出任国际奥委会第8任主席。从万人瞩目的奥运会主席任上退下来后,他担任了联合国秘书长青年、难民和体育问题特使一职,为促进和普及世界体育事业呕心沥血。罗格后来因病回到位于比利时根特市附近的小镇丹泽生活,直到去世。

国际奥委会29日宣布,为表达对罗格的敬意,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奥林匹克博物馆,以及所有国际奥委会建筑降半旗致哀五天,并邀请世界各国和地区奥委会以及各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参加这一纪念活动。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强调,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失去了一位朋友。巴赫说,罗格帮助国际奥委会“实现了现代化和转型变革”。他不仅倡导青年体育运动,成功地举办了青奥会,他还为净化国际体育赛场和反兴奋剂作出了杰出贡献。比利时奥委会主席贝克说,罗格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尽管他受到疾病困扰,不久前仍给比利时国家奥委会发来贺信,祝贺比利时奥运健儿在东京奥运会取得的成绩。罗格自始至终是国际体育事业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热情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

### 儒雅博士“清白”先生

雅克·罗格1942年5月2日出生于比利时的根特。罗格年轻时就表现出极高的体育天赋,曾以帆船运动员的身份参加了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和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获得一次帆船世界冠军、两次世界亚军和十六次比利时冠军。他还十次入选比利时国家橄榄球队。在超乎常人的长期体能训练之余,他还获得了体育医学博士和整形外科医生资格,曾任比利时根特医院整形外科部主任和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体育医学讲师。罗格业余时间喜欢逛博物馆,是位出色的现代艺术鉴赏家。2012年,罗格被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封为伯爵。

1989年,罗格当选欧洲奥委会主席后,在国际体育界的地位和影响力迅速上升。1991年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1998年成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2001年7月,罗格当选国际奥委会第八任主席。作为国际奥委会在21世纪的第一任主席,罗格上任伊始就表示,应合理控制奥运会规模,比如将夏季奥运会的参赛人数限制在10000人以下。同时,为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和弘扬国际奥林匹克精神,应该让更多的城市有机会举办奥运会,这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势所趋。在罗格的任期内,巴西里约热内卢成功地获得奥运会举办权,这是南美洲国家首次举办奥运会。

罗格将反腐和反兴奋剂作为任期内的核心问题。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罗格是首位入住奥运村的人,并亲自为地监督反兴奋剂工作。他明确表示,国际奥委会必须保持体育的清白和信誉,因为这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生命力之所在。在这位整形外科医生看来,整顿秩序就要像做外科手术那样敢于“动刀子”,以真正实现“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理想,还奥林匹克运动以应有的“清白”。在罗格任期内,奥运会增加了反兴奋剂检查次数。他力主将反兴奋剂机构提取的运动员尿样和血样冷冻保存,最多可以保存8年。这些举措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反兴奋剂运动的成效。让罗格最感欣慰的是,2010年,首届由15岁至18岁青少年参加的青奥会成功举办,充分体现了体育运动对增强青年一代体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 坚定反对将体育政治化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记者曾在洛桑出席罗格主席的记者招待会。罗格给人以不苟言笑的“冷面硬汉”形象。他身材修长、健硕、仪表堂堂。他说话声调不高,语速和缓,厚重的声音给人以沉稳、可信的感觉。除母语弗拉芒语外,罗格还精通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等。他冷峻的外表下掩盖着坚定的信念,他反对将体育政治化,对体育运动有独到见解。

1980年,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并呼吁西方盟友共同抵制。罗格顶住了美国和比利时政府的压力,以比利时体育代表团团长身份率团参加了比赛。罗格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更是将他对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理念贯穿始终。他强调,国际奥委会反对任何势力利用奥运会表达任何政治诉求。国际奥委会是一个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不会也不能干涉任何主权国家内政。体育运动让世界向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地转变。

罗格因为力挺北京奥运会而受到一些西方媒体和反华势力的攻击,但他对中国组织大规模赛事的能力了然于心,坚信中国举全国之力筹办奥运会一定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任,在洛桑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西方记者刁钻甚至是挑衅的问题,他以事实和数据沉稳地应对。

201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罗格代表国际奥委会为灾区捐献800万美元。罗格希望中国人民通过北京奥运会振奋精神,重建家园。

中国没有辜负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重托,如罗格所说:“北京奥运会是一届真正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奥运会让世界了解了中国,中国也了解了世界。

罗格走了,却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留下了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遗产。我们永远怀念他。

## 雅克·罗格： 体育让世界更加美好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刘军



雅克·罗格 卢重光/绘

罗格给人以不苟言笑的“冷面硬汉”形象。他身材修长、健硕、仪表堂堂。他说话声调不高,语速和缓,厚重的声音给人以沉稳、可信的感觉。除母语弗拉芒语外,罗格还精通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等。他冷峻的外表下掩盖着坚定的信念,他反对将体育政治化,对体育运动有独到见解。

1980年,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并呼吁西方盟友共同抵制。罗格顶住了美国和比利时政府的压力,以比利时体育代表团团长身份率团参加了比赛。罗格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更是将他对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理念贯穿始终。他强调,国际奥委会反对任何势力利用奥运会表达任何政治诉求。国际奥委会是一个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不会也不能干涉任何主权国家内政。体育运动让世界向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地转变。

罗格因为力挺北京奥运会而受到一些西方媒体和反华势力的攻击,但他对中国组织大规模赛事的能力了然于心,坚信中国举全国之力筹办奥运会一定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任,在洛桑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西方记者刁钻甚至是挑衅的问题,他以事实和数据沉稳地应对。

201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罗格代表国际奥委会为灾区捐献800万美元。罗格希望中国人民通过北京奥运会振奋精神,重建家园。

中国没有辜负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重托,如罗格所说:“北京奥运会是一届真正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奥运会让世界了解了中国,中国也了解了世界。

罗格走了,却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留下了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遗产。我们永远怀念他。



扫描二维码,提前阅读国际  
文化微信公众号《国际范儿》。